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述而篇」第十六章。

【子曰。加我數年。五。十。以學易。可以無大過矣。】

「這一篇難講的地方很多，現今再研究《集釋》，才知道從前只研究一種注解是不可以的。」雪廬老人講這一篇很難講的地方很多，研究《集釋》之後才知道以前只研究一種注解，那是不可行的，那個出入很大。「看書，看本文，我們看不懂，看注更看不懂」，看經書、看本文我們看不懂，看注解那就更看不懂。「朱子注解的大病在於改經，句法及字都改。」這個是很大的毛病。「如今的風俗就是看不起古人，想要自己創造，其實是沒有創造，而是拋棄自己的古聖文化，去取西洋的舊文化，以為是新的東西。」這個是現代我們中國人就是這樣的，自己的聖賢文化不要了，去採取西洋的舊文化，以為是新的。「孔子尚且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不敢創造，今人只看十本八本就想改聖人的書。」這是現代人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。

「現今看到經文的句法，都是宋以後的句法，從前不用標點，有了標點更糟。」這個標點，點得不對，那意思就不一樣，那就更糟糕了。

『子曰：加我數年，五、十，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』「孔子云」，孔子講，「加我數年」，就是「教我多活幾年」。「若是孔子年輕何須這麼說加我數年？你們年輕人不能這麼說，吾還可以說，吾昔日二十歲以前，十三經都念完了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左傳》，孔子以前就有五經，但是沒有四書，現今將《論語

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孝經》、《爾雅》都列為經，《孟子》還在孔子之後。」

「吾十五歲就學《易經》了，那這一章經文孔子說：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孔子五十歲以前還沒有學過《易經》嗎？吾沒到五十歲就已經學《易經》了，吾豈不是高過於孔子？那孔子的學問豈不是太糟了？所以這個講不通。」所以這樣的注解是注解不通的。譬如說孔子五十歲了，那還沒有學過《易經》，那雪廬老人講，他十五歲都已經學《易經》了，那孔子怎麼可能到了五十歲還沒有學過《易經》呢？所以這種講法是講不通的。

「孔子六十餘歲，作《周易》的《十翼》，這章經文朱子讀不通，改五十為卒，以為是加我數年，卒以學《易》」，把這個五、十改掉了，改卒這個字。五、十以學《易》，朱子給它改，五、十改掉，改卒以學《易》，「多教我活幾年，我要學《易經》」，這是改經的大毛病。

「《群經平議》懷疑五十為吾的誤。」就是這個抄錯字了，這是一種看法。

「又有人說，孔子四十七、八歲時學《易》。」孔子四十七、八歲才學《易經》。

「又有人說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易通亦」，就是亦可這個亦，「多加我幾年，我再多學，這樣也可以無大過了」。

「這一章各注紛紜」，各種注解說法不一樣，「都沒有結論，吾如何講法」？雪廬老人講，注解都沒有結論，那我怎麼講呢？「吾沒有見過《論語》的原書，你們所讀的書也不多，萬萬不可以西洋的書來改中國的書，希望你們自愛，守規矩，不可以妄作聰明，如今這種毛病比從前更甚過了。你們沒有程朱、王船山的學問，他們尚且有過，何況是你們？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唯有謙卦，是六爻皆

吉，乾卦六爻皆陽，剛到極點是亢龍有悔，悔才能無咎」，要時時懺悔，「反而不如坤卦，柔可以勝剛，如牙先落，而舌每存」。

「這一章依注解講不通，所以有人改加為假，改易為亦，這也說不通。」

「有人說，五十是揲（舌）蓍（尸）草五十根。所以學《易經》必須五十歲，因為五十是大衍之數。但是孔子學《易經》，哪裡是學揲蓍草？所以這也講不下去。」卜筮，卜卦要用這個揲蓍草，五十這個是大衍之數，這是又有人這麼說。這個也是講不下去的。

以上雪廬老人舉出各種說法，都很難講得通。

「吾靈機一動」，吾就是雪廬老人，他自己忽然有靈感了。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或者五年，或者十年以學《易》。看到龔元玠的《十三經客難》說：先儒句讀未明，當五一讀，十一讀」，就是五一一個逗點，就是五、十，那不是五十合起來的。「言或五或十」，就是再給我五年或者十年，「以所加年言」。雪廬老人講，「吾依從這個注解」，他說我依照這個注解，「加我數年」，就是五年或者十年，「不必說是多大年紀時說這句話，意思是說：或者再學五年《易經》，或者再學十年《易經》，就可以無大過了」。「吾依從此注」，雪廬老人講，他依照龔元玠這個注解，那比較講得通，「但是也不敢肯定一定對」，雪廬老人還是持一個保留態度。那麼我們依照雪廬老人，雪廬老人依照龔元玠這個讀法，綜合各種注解，他這樣講法是比較可以講得通，但是雪廬老人還是不敢很肯定。但是這樣的講法，依這樣的注解是比較順的。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此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